



教育現場で見られるネットワークの中の民族言語
Observing the Weaving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Educational Practice
文・圖—Aping Isituan 伍阿好（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小退休教師）

教育現場看到的族語在織網

在族語教育的現場裡，我時常在不同角色之間切換。

在不同角色之間看見族語教育

作為族語教師，我站在教室裡陪伴學生學習語言；作為全國語文競賽評審，我坐在評審席上聽著來自不同地區的孩子用族語發聲；作為教材編輯者，我反覆思考什麼樣的內容才能真正貼近學生的生活；作為族語朗讀審稿者，我關注文字如何被說出口；而在族語文學審稿的工作中，我則看見語言如何承載情感、文化與記憶。

這些工作看似分散，彼此卻緊密相連。也讓我逐漸意識到，族語教育從來不是單一場域能獨自完成的事，而是一張由教學、教材、競賽、文學、家庭與部落共同交織而成的網。

競賽制度下的族語教學現場

過去在擔任全國語文競賽評審時，我經常能從學生的表現中，看見不同地區族語教育現場的差異。有些學生的發音與語調相當自然，能感受到語言仍存在於家庭或部落生活之中；但也有些學生雖然技巧成熟、表現穩定，卻能明顯感受到他們的族語使用更接近「背誦」與「訓練」。這並不是批評學生不夠努力，而是目前許多學校的族語教學，往往只能在有限的時數裡，快速地以競賽方式進行訓練。

競賽制度確實提供了學生展現語言能力的舞台，也讓許多孩子因為比賽，開始接觸自己的族語。然而，當競賽逐漸成為教學目標時，也容易讓語言學習被技術化。學生開始在意的是語調是否標準、停頓是否正確、表情是否到位，但較少有機會真正將族語帶回生活之中。對部分學生而言，族語變成了一種「上課時才會使用的語言」，離開教室與比賽場後，語言也跟著被收進課本裡。

教材、教學、語言標準化三者之間

而這樣的現象，其實也與教材息息相關。在參與



Tungpu學校文化與語言體驗營。

教材編輯其實也與教學、競賽與語言傳承彼此牽動。教材會影響老師怎麼教，也會影響學生如何學；而競賽制度與教學成果，又會反過來影響教材編寫的方向。這些看似分開的工作，其實一直都在同一張網裡彼此拉扯與連動。



族語教材編輯的過程中，我也逐漸發現，教材其實不只是教學工具，它同時也影響著學生如何理解自己的族語。從課文選材、句型安排，到詞彙使用與拼寫方式，每一個細節，其實都在形塑學生對族語的認識。

然而，教材編輯最困難的地方，往往不是「寫教材」，而是如何在「教學需求」與「真實語言使用」之間取得平衡。許多部落長者日常使用的語言，其實帶有大量生活語境與文化脈絡，有些說法甚至難以完全被書面化。但當語言進入教材系統後，為了配合教學現場與學

生程度，我們必須重新整理、分類與標準化。

有時候，我會思考，當語言被整理成課本之後，它是否也正在慢慢失去原本自然流動的樣子。尤其現在許多學生接觸族語的主要場域已經是學校，而不是家庭或部落，因此教材中的內容，很可能成為學生理解族語的重要依據。若教材與生活脫節，學生便容易將族語理解成「課本裡的語言」，而不是生活中真正會被使用的語言。



有些作品的語言能力或許還不成熟，但卻能感受到創作者真實的生命經驗；也有些作品雖然語句工整，卻較缺乏情感與文化連結。這些差異其實都反映出，族語教育不只是教會學生「如何說」，更重要的是，如何讓學生願意用族語表達自己。



南投縣原聲國際學院國中部實驗學校學生，進行合作圖說寫故事分享學習活動。



因此，教材編輯其實也與教學、競賽與語言傳承彼此牽動。教材會影響老師怎麼教，也會影響學生如何學；而競賽制度與教學成果，又會反過來影響教材編寫的方向。這些看似分開的工作，其實一直

都在同一張網裡彼此拉扯與連動。

當族語停留在教室裡

在參與教材編輯的過程中，我深刻感受到，教材不只是教學工具，它其實也正在影響學生如何理解自己的語言。當族語進入教材系統後，語言開始被分類、被標準化，也被轉換成適合教學的形式。然而，真正生活中的語言，往往不是那麼工整的。許多長者使用的語言，帶有生活經驗、語境與情感，有些甚至很難完全被書面化。

因此，教材編輯者常常必須在「標準化」與「生活感」之間取得平衡。一方面，我們需要建立學生能學習與閱讀的系統；但另一方面，我們也擔心語言在進入教材之後，逐漸失去原本自然流動的樣子。尤其當教材內容與學生生活經驗距離過遠時，學生便容易認為族語只是課堂上的知識，而不是自己真正會使用的語言。

回到教學現場，這樣的問題會更加明顯。許多族語教師其實都在有限的條件中努力工作。教學時數不足、教材內容有限、學生程度差異大，再加上競賽與成果壓力，使老師經常必須在「教語言」與「訓練競賽」之間來回切換。有時候，老師不是不想慢慢帶學生理解語言，而是現實環境逼著大家必須快速看見成果。

尤其現在的學生，大多生活在華語環境裡。即使在學校學習族語，下課後、回到家後，真正能使用族語的機會仍然有限。久而久之，學生便容易把族語理解成一門科目，而不是一種生活語言。這也是目前族語教育現場最



伍阿好老師（中立者）在台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語言學習中心進行族語閱讀書寫教學。

深層的困境之一：語言仍停留在教室裡，卻還沒有真正回到生活之中。

讓語言重新被說出口

在參與族語朗讀審稿工作時，我也經常思考「語言被說出口」這件事的重要性。朗讀看似只是文本與聲音的結合，但其實它考驗的不只是發音能力，更是對語感與語境的理解。有些稿件文字雖然完整，但說出口時卻缺少自然感；有些內容雖然簡單，卻能讓人感受到語言真正的節奏與情感。這也讓我再次意識到，族語不應只停留在書寫之中，它仍然需要回到「說」與「聽」的過程。因為語言真正的生命，往往存在於人與人的交流裡。

同樣地，在族語文學審稿的過程中，我也看見另一種語言的延續方式。近年來，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嘗試以族語進行創作，這是一件非常珍貴的事情。因為當一個語言開始能夠承載故事、情感與個人經驗時，它才真正具有持續生長的力量。

有些作品的語言能力或許還不成熟，但卻能感受到創作者真實的生命經驗；也有些作品

重新織起族語的網

多年來在不同角色之間來回，我逐漸明白，族語教育從來不是單一制度能夠完成的工作。教材影響教學，教學影響競賽，競賽又回過頭改變老師與學生的學習方向；而文學與朗讀，則持續提醒著我們，語言最終仍必須回到生活與情感之中。

因此，當我們談「族語的織網」時，所織的不只是教學制度，而是讓不同位置的人彼此接住。從家庭、部落、學校到教材與競賽，每一個環節都不能單獨存在。唯有這張網彼此連結、彼此支撐，族語才能真正繼續被說、被使用，也被下一代留下來。◆



Aping Islituan

伍阿好

南投縣信義鄉東埔部落人，布農族。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碩士。曾任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民小學教師，長期投入族語教育與布農族語教材編修工作。目前經常擔任教育部全

國語文競賽評判、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情境式演說命題暨編撰委員，以及布農語單詞、戲劇競賽複賽評審委員等職。